

清季藏書四大家考 (五)

高禔熹

第六章 四家藏書志體例及其比較

藏書志在我國目錄學史上，是較爲後起之體制，然自清代乾嘉以來，幾乎已成爲目錄學之主流。此一體制，溯其淵源，實仿自唐代張彥遠「歷代名畫記」以降之書畫鑑賞一派。因自明世宗嘉靖以來，宋元舊書家皆視若拱壁，蔚爲風氣，乃有仿書畫鑑賞之體裁而專意於版本鑑賞之書錄。康熙年間，錢曾所撰「讀史齋藏書敘求記」則爲其濫觴。錢氏選擇所藏舊刻精本，各撰解題，並不介紹書籍作者及內容，而專以書本外形爲鑑賞觀點，討論其繕寫刊刻之工拙，及遞藏源流。其後，乾嘉間，于敏中、彭元瑞等整理清宮昭仁殿所藏善本，奉敕編撰「天祿琳琅書目」正、續兩編，其解題除敘述鈔年、刊刻工拙外，並詳載收藏家題識印記，考訂其時代爵里，以明其遞藏源流。此例一開，嘉道以來之藏書家羣起師法，踵事增華。陳鍾「經籍跋文」、黃丕烈「百宋一廬賦注」，又增錄板式行款；張金吾「愛日精廬藏書志」更仿朱彝尊「經義考」之體例，抄錄序跋，體例愈趨詳密。降及清季，楊、陸、丁、瞿四家藏書志，皆受此風氣之影響，鑑賞益精，考訂益密，頗有後來居上之勢。爰分述如後。

一、楹書隅錄、續錄

楊氏海源閣藏書既富，楊紹和遂於同治二、三年間撰海源閣書目；書目成後，又秉命校讎羣書，專以四經四史齋所藏宋元舊槧爲主，考校同異，檢校得失，並於每書之下，詳載其評跋，或個人所見，又注明其行款及各家印記。當時以抄亂猖獗，未及輯次而藏於鄉居。至同治四年，紹和任職於翰林院，暇時又加補錄，乃於同治八年刊爲楹書隅錄初稿五卷。

同治十年春，紹和又命其子保彝抄錄陸續得自於黃丕烈與汪士鐘二家精校名抄各書之跋尾，並親加頭錄，乃成續編四卷。楊氏本擬續纂三編，以收錄晚年所得之罕秘古籍，然未及著手，即於光緒元年告逝。

隅錄雖多係出於楊紹和之手筆，然曾經膠縣柯劭忞氏校勘，後來光緒二十年，楊保彝將隅錄正續兩編合刊時，又曾請柯氏加以覆校，其間經過，書末柯氏光緒二十一年之跋文，言之甚詳。故柯氏對此書亦頗有貢獻。

此志正編卷首有吳縣許廣慶序（同治十二年十月），紹和自序（同治八年仲夏），末爲膠州柯劭忞跋（光緒廿一年閏五月）；續編卷首爲紹和序（同治十年中秋），末爲保彝跋（光緒二十年）。正編共分廿七類，收書一七〇種；續編有十八類，收書九十八種。正續合編總收二六八種，約爲楊氏善本書之半數。此志著錄篇目，如以數量言，在四家中爲最少，僅及丁氏、陸氏各志之十分之一，所抄錄之題跋、印記等，亦不如他家實用。然如以質量言，其所記之書悉爲珍善之本，世所罕見，尤以經、史兩部載記之詳，可謂精心之作。

楊氏楹書隅錄著錄方式係採取天祿琳琅書目、蕤園藏書題識之先例。各書按宋、金、元、明、校、鈔本，爲先後順序，再以經、史、子、集四部分類。每書書名前冠以版本，下附卷數、冊數，或更有注明函數；便於查對，此法甚善。各書詳記其行款、字體紙張、板本源流、刊刻牌記、收藏印記、考證板本內容及授受源流、抄錄黃丕烈、顧廣圻諸題跋，間有載明書價、得書時地、裝池、藏書掌故，更載有借書記錄等，既具書林史料價值，且饒閱讀趣味。茲擇要述之如後。

記行款板本：

如宋本毛詩：「每半葉十三行，行二十四字」。宋本周易本義：「每半葉六行，行十五字」。宋本漢書：「每卷首行小名在上，大名在下；次行題漢護軍班固撰；三行題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領事古集注」。宋本周禮：「首題周禮卷第一，次行頂格天官冢宰第一，越三格題周禮，又越三格題鄭氏注」。

記字體紙張：

如宋本張先生校正楊寶學易傳：「鏤刻精工，猶是當時初印」。元本韓魯齊三家詩考：「元刻元印，楮墨絕佳」。殘元本資治通鑑：「鏤刻精良，的屬元初印本」。影宋精鈔本五經文字：「影摹工雅，楮墨精良」。宋本漢書：「桑皮紙勻潔如玉，四旁寬廣，字大如錢，絕有歐柳筆法，細書絲髮膚皴，墨色清純」。宋本附釋文互註禮部韻略：「開板宏朗，字法規撫歐顏，精采奪目，尤宋集中希有之奇」。

記板本源流：

宋本漢書：「漢書自淳化五年命官分校，三史始有雕本；造景德、景祐間疊重刊，最稱精善」。宋

本昌黎先生文集：「南宋初，刻唐人集每半葉十二行，行廿一字之本，凡數十種；與北宋蜀本每半葉十一行，行二十字唐人諸集並稱，最爲精善，顧今世流傳絕罕，偶或遇之，率已損闕，求完佚，不易得也。」又云：「何義門引毛斧季云：宋本李、杜、韓、柳集，李、柳兩家最少。予謂今所習見杜集之高楚芳刪節千家註本，韓集之王伯大重考異本，皆明代翻雕，紕繆百出；若宋元初槧本則並不多覩，等而上之，崧卿朱子之原書更鮮之又鮮。此本刻時，約當在朱子之前，尤韓集中之最少者，可珍矣。」又如明鑄活字本樂城集：「明刊各書，以銅活字本爲最善。昔得黃氏北宋一廬藍印墨子，復翁校用黃筆。後又得義門朱校急就章，亦藍印，皆綠格本也。今得此集綠格墨印，朱墨爛然，校勘精密，古色古香，致足寶愛。」

抄錄名家題跋：

所錄題跋以黃丕烈、顧廣圻者爲最多，如宋本輿地廣記、宋本陶靖節先生詩、北宋本駱賓王文集、校本王右丞詩集等。亦間有抄錄他家者，如周松齋題記見於宋本陶靖節先生詩，汪駿昌跋見於北宋本陶淵明集等。

注明刊刻牌記：

如宋本後漢書一百二十卷，目錄後有木記云：「本家今將前後漢書精加校證，並寫大字鑄版刊行，的無差錯，收書英傑伏望炳察。錢唐王叔遠謹啓。」元本古今韻會舉要三十卷，序後有木記云：「竊昨承先師架閣黃公在軒先生委刊古今韻會舉要凡三十卷，古今字畫音義瞭然在目，誠千百年間未睹之秘也。今繡諸梓，三復雕校，並無訛誤，愿與天下士大夫共之。但是編係私著之文，與書肆所刊見成文籍不同。竊恐嗜利之徒改換名目，節略竊刊，纖毫爭差，致誤學者，已經所屬陳告，乞行禁約外，收書君子，伏幸藻鑑。後學陳宗謹白。」宋本類編增廣黃先生大全文集五十卷，目錄之後有碑牌云：「麻沙鎮水南劉仲吉宅，近求到類編增廣黃先生大全文集五十卷，比之先印行者增三分之一，不欲私藏，庸鐵木以廣其傳，幸學士詳鑒焉。乾道端午識。」

載收藏印記：唯只記印文，未註明形式，似欠實用。

如元本史記有：「虞山景氏家藏、徐氏秋實各印」。如校宋本國語有：「浦上錢世揚聽松軒宋本、書庵校書亦心勤、丕烈私印、堯圃、黃堯圃手校善本各印。」所記印文屢見不鮮，不便枚舉。

考校版本：內容精當，時有辨證前輩藏家誤謬之處，確然可信。

如宋本時說九卷：楊氏註明四庫未收；並駁斥朱彝尊經義考所載徐氏傳是樓所載宋本缺少第二、九、十等三卷爲不確。楊氏以撰者克子坦之跋文證明所缺三卷，未刊之前即已亡佚。因該書坦跋有二：一在克序之後，一在卷末，而語意略同，可能卷末之跋先成，但因未註明開卷，故另撰一跋置於卷前，而梓印時忘記撤去末跋，故能兩序並存。經義考、寧經室外集、愛日精廬藏書志，均據傳鈔之本著錄，祇載末跋，故不知缺卷之由。

又如宋本輿地廣記卅八卷：世有二宋槧，一爲朱彝尊所藏，後歸黃丕烈，嗣又歸楊氏海源閣，卽爲此本，顧廣圻視爲新刻，黃氏以爲原刻。另一爲季振宜所藏，後歸顧之遠，黃氏認爲重修本，而顧氏認係初板重修，而朱本乃從重修本翻雕。楊氏認爲二宋本均無刊書年月，先後莫辨，且此本與季本行式迥異，亦無卷尾題識，自當爲另刻，斷非重修本所翻雕。顧廣圻跋該本時，未見此本，僅據黃氏新刻及周氏鈔本校之，故不無訛謬，而有沿襲重修本之疑。及得汪士鍾藏本校之，則云據此之真，顯彼之僞。又云：庶幾讀歐陽忘書者不致多所失實，可知顧氏亦以此本爲佳。楊氏又云：黃氏以讀書好古之士，所校乃乖舛至是，誠令人大惑不解。此本幸存，猶得證明黃校之誣。

如宋本周禮十二卷：倦翁云：秋官司將氏掌夜時。註夜時謂代晚早，若今甲乙至戌，疏又以甲乙則早時，戌亥則晚時實其說。惟對本作戊字，竊謂戊字爲是，疏則因傳寫之誤，而曲爲之說兩。註意正指甲夜、乙夜，至戊夜；是戊字之沿譌已久，故據校之宋本從無云作戊者，而此本獨未誤。

詳載授受源流：

每書題記中，楊氏必註明得書本末源流，或購藏，或贈與，珍秘之本更記所值若干。如季振宜所藏建刻宋本史記，注明爲「先公於辛亥（咸豐元年）歲，以三百八十金購於吳門……此本卷中，間有鈔葉，乃梁溪顧嘉禾所錄。」又如蜀刻宋本史記，注明「道光己酉（廿九年），以三百金得之吳門，每册毛子晉、季滄葦、徐健菴印記累累。」又如宋本昌黎先生文集，注明「道光戊申（廿八年）冬月，先公自陝西巡撫擢督南河，展謁時獲之都門。」又如元本集千家註批點杜工部詩集，注明「道光壬寅（廿二年），河南中河通判王君奕初持贈。」

記載前人藏書典故，能予人思慕先賢之情，則爲他志所不及。

如桐鄉陸以泗冷虛雜識所記「四經四史齋」之由來，已見於宋本毛詩條，前已引之，茲不贅述。

又如記段玉裁、顧廣圻校讎之筆訟，表現前儒辨真理、求是非之精神，令人敬佩。宋本禮記條云：祭儀，天子設四學。注云：四學乃謂周四郊之虞庠。顧廣圻以四郊當作西郊，中有或據芳傳所引，並欲改王制虞庠在國之西郊，亦作四郊，致爲巨謬云。蓋指孫怡谷志祖侍御讀書蹤錄也。張氏考異備引其說。段玉裁因而作禮記四郊疏證，中孫融顧，凡數千言。顧氏復作學制備忘記以辨之，亦數千言。兩君遂成水火。

海寧陳簡莊嘗集題一冊曰「段頤校籀編」。洪稚存太史戲以「宋陸異同辨」爲對。

又如記周春禮陶、寶陶、夢陶之典。見於宋本陶靖節先生詩條，其文云：海寧周春家相傳有宋刻真本湯伯紀註陶詩與宋刻禮書，並儲一室，額之曰「禮陶齋」。後先去禮書，即改額其室爲「寶陶齋」，後又徙去陶詩，乃改額其室曰「夢陶齋」。由此可見周氏嗜愛宋刻之深。

記述迭遭戰火災禍及護書經過，足以啓發後人寶愛典籍之忱。

如宋巾箱本春秋經傳集解、宋監本纂圖重言重意互註點校毛詩、宋本三續千字文註等，皆有此類記載；而宋本毛詩條所記尤詳：「辛酉皖寇擾及齊魯之交，烽火亘千里，所過之區，悉成焦土。二月初犯肥城西境，據子華附莊陶南山館者一晝夜，自分珍藏圖籍，必已盡付劫灰。及寇退，收拾燼餘，幸尚什存五、六，而宋元舊槧所焚獨多，且經部尤甚。」

又如宋本史記條云：「辛酉春遼寇之亂，全書毀裂，壬戌計借携之都門，重事裝潢，而旋途渡桑乾河，舟覆落水，洪濤涵湧，瞬息將近，亟爭救之，幸未爲波臣攫去，始解囊檢視，已浸痕過半。」

記載借書人氏：

楊氏書藏從不輕易借人，故偶有借閱，則載其名氏，如校宋本禮記鄭注，在卷尾有：「咸豐紀元春，錢塘許乃普借觀於海源閣。」元本稼軒長短句有：「光緒癸未（九年）秋，試東郡畢，登揚氏海源閣，向鳳阿舍人借讀是書，越二年乙酉（十一年）歸之，書此以志眼福。汪鳴鑾。」又有：「光緒十三年九月，臨桂王鵬運、吳縣許玉琢同觀並識。」

二、百宋樓藏書志、續志

陸氏宿好藏書，也好校書，即使於軍書旁午之際，亦毫不鬆懈，同治六年丁憂歸鄉，暇時也近抄遠訪，孜孜不倦，求書更勤。陸氏藏書日多，其中不乏舊刻精抄，爲世所罕見，乃抄錄其序跋，校讎其異同，於光緒八年，刊爲百宋樓藏書志一二〇卷、續志四卷，公之於世。

此志初稿當係陸氏所撰，而大部分校訂工作，則賴幕客李宗蓮之力以成之，李氏所撰序文有云：「先生則出巨藁三尺許，屬爲參定同異，乃緝繙疏錄，從事黃墨者三閱月，又七閱月而梓成。」故島田翰宋樓藏書源流考認定爲李氏所代撰。

此志卷首有李宗蓮序（光緒卅一年除夕），次爲例言。篇目分類，排列先後，悉依四庫總目，全書計經部九類二九三種，史部十三類三七二種，子部十二類六八五種，集部五類一二〇種，總計爲三十九類，著錄二、五五二種。陸志選書訂有標準，據其例言云，係斷於明初以前罕見之舊槧舊抄，習見之書，一概不收。至於四庫著錄及存目各書之外，凡收於阮元續進書目或張金吾愛日精廬藏書志者，均采其說，其所未見者，則略附解題。宋元刊本之行款、缺筆，完全收錄，以便於考核。從以上可知，此志主要內容實爲宋元舊槧之序跋總集，可供研究宋元時期各家著述之參考。

陸氏百宋樓藏書志著錄體例係仿朱彝尊經義考、張金吾愛日精廬藏書志之例，除記板本行款、字體紙張、校勘刻處、收藏印記、刊刻牌記等外，並收錄明初以前之序跋，悉載年月，一無刪裁。於明以後人書序，則略加選汰，習見序跋，亦不錄其文，僅存其目，以備稽考；因之既便查檢，又省篇幅。然此法亦非盡善，如清初黃虞稷千頃堂書目，陸氏但云其有自序，而未收錄其序文，致使吾人今日已無從得見矣。

此外，尙標舉前輩藏家所未見之全帙，評鹭板本，辨正謬誤。陸氏精於鑒別，長於校讎，其校板本文字異同，考作者行事最爲詳博，皆收於顧麟堂題跋、續跋之中，當另文討論。

記行款板式：

宋刊本新刊校定集注杜詩殘本：「每半葉九行，每行十六字，小字雙行，板心有字數及刻工姓名。」王右丞文集：「南宋麻沙本，每葉二十二行，每行二十字，板心有字數及刻工姓名。」春秋經傳集解：「每葉十六行，每行十七字，小字雙行。每卷末有相台岳氏刻梓湖溪家塾十字，象小橢圓木記。左線外標某公幾年，板心有字數及刊工姓名，板心魚尾全墨，上魚尾之上，下魚尾之下，有細墨線，即世所謂小黑口也。」

記板刻字體：

元刊元印本儀禮：「字體遒勁。」元刊元印本小戴記纂言：「字大而適，紙質瑩潔。」

記校勘刻處：

宋刊本新刊校定集注杜詩殘本，每卷後有「寶慶乙酉廣東漕司錢梓。朝議大夫廣南東路轉運判官曾應、承議郎前通判韶州軍州事劉錫、潮州州學賓辛安中進士陳大信同校勘銜名。」

記藏書印記：

王右丞文集：「百宋一廬朱文長印、黃氏丕烈白文方印、復翁白文方印、乾學之印白文方印、健菴白文方印、季振宜字詒兮號滄葦朱文大方印等。」唐陸宣公集：「有朱文石氏朱文方印、華亭朱氏白文方印、芷齋圖籍朱文方印、三間草堂朱文方印。」

（下文轉第6頁）

此一系統，已有十幾年累積經驗，目前已可適用於大中小學、研究所。開授的課程亦愈來愈多，如天文、數學、生物、化學、醫學、音樂、外國語文、教育、政治、物理等近二十種學科。大學圖書館可就已有的設備，提供教材製作的資料，並參與有關的電子工程師、心理學家、物理學家及教育學家等共同為研究這項活動，擔負自己應有的責任。

最後我要談的是大學圖書館今後應加強館際間之合作計劃，不論採購、編目或流通服務等，對本身業務的拓展都有莫大的裨益。國內目前在科技方面，已有卅三個圖書館開此一風氣之先，情況尚稱良好，在資料互為流通方面已有顯著的績效。尤其每年召開兩次合作會議，針對合作實施狀況，與改進事項進行研究。這項合作業務目前仍局限於圖書館資料的流通，雖然大學圖書館已有幾所加入此一合作計劃，但我們更盼望的是，在組織的型態上應再加擴大，不僅包括現有的科技類，人文與社會科學類，乃至於包括到全國性的組織，而業務的推展上，也應由目前的流通資料推展到資料的組織與整理方面的合作。如美國 Farmington Plan, Latin American Cooperative Acquisition Project, 美國國會圖書館的「國家採訪暨編目計劃」(National Program for Acquisition and Cataloging—NPAC) 以「出版品編目計劃」(Cataloging in Publication—CIP) 等，雖然這等的合作組織，不盡符合我國的需要，但也可讀我國做為借鏡。其中 C I P 計劃，在這次韓國會議裏曾經做下決定，建議亞洲地區的出版品能普遍地參與此項計劃，亦即將標準的編目資料附印於版權頁裏，這種工作在出版商未能完全接受之前，大學附設的出版機構，應該率先領導。如此，可儘快地加速資料的處理工作，而將資料提早呈現在讀者的面前。

以上所談的大學圖書館今後發展的方向，我們體認到，大學圖書館除了加強本身業務的改善與革新外，應配合館外的組織，以促進業務的推展，發揮應有的功能，則大學教育的實施，將更趨於完善。當代著名的圖書館學家，密陶爾博士 (R. L. Mittal) 曾就教育與圖書館相互的關係，作下面的陳述，也做為我這一講題的結論，他說到：「一座設備與經營完善的圖書館，是為現代教育結構的基礎。圖書館之於教育的重要性，我們祇要設法去瞭解當今教育觀念的演變，即可確實明瞭它已被重視的情形。教育缺乏圖書館的服務，如用沒有靈魂的軀體，沒有引擎的汽車，以及一幢大廈祇是一堆磚瓦而沒有水泥的聚合建築物罷了。教育與圖書館可謂是一對親密的孿生姊妹，她們生活在一起，她們工作在一起。」

(上文接第32頁)

記刊刻牌記：

書集傳輯錄纂注條：「序後有□□甲午孟夏翠巖精舍新刊木記。」朱子詩傳纂集成條：「有泰定丁卯仲冬翠岩精舍新刊篆字木記。」

收錄明初以前之序跋：

如元刊本禮經會元：收錄有至正乙巳中秋日梁祿大夫江浙行省右丞兼同知樞密院海陵潛元明序、至正廿六年歲丙午正月甲辰後學臨海陳基序，及至正廿五年八月吉日六世孫將士郎江浙等處儒學副提舉葉廣居題識。

如明成化刊本周孔集說：收錄至正歲吳興後學前谿陳友仁序，另成化甲午張瑄題識只存其目。

標舉前輩藏家未見之全佚：

如劉克學詩說十二卷，汪士鐘重刊本缺三卷，而陸氏所藏則為舊抄本，係馬玉堂舊藏，故為完本。又如王元杰春秋集說十二卷，四庫總目載原書十二卷，久無刊本，諸家所藏皆佚脫，其後三卷無從校補；而陸氏藏本為舊抄本，後三卷皆全，故可貴。

根據前人文獻，評鹭板本，辨正本謬誤，頗為精當。

如元刊元印儀禮十七卷，陸氏評為字體遒勁，每卷後有考異一葉，為元板中之最精者。

如明初刊本張金吾舊藏包希魯說文解字補義十二卷，張氏以為元板，而陸氏據蛾術編所收永樂年之序文，定為明永樂刊本，然因其流傳極罕，而可與元板同珍。

陸氏書志書目、題跋，因受贊譽，為世所重，葉德輝評之為校勘家之作。然也有持相反看法者，如南宋樓藏書源流考撰者島田翰評陸氏題跋文集多有藍本，且失考之處不一而足；中國目錄學史撰者姚名達評之為：「漫鈔序跋，時作誇詞，比較最差。」各家評論可謂見仁見智，所見不同。

(未完待續)